

《双清诗词》丛书之一

燒殘集

曾志書

笑翁先生通鑑
集卷之四
作

湖南省邵阳诗社编

燒殘集

曾志素

双清诗词丛书之一

湖南邵阳诗社编

审 编
责任编辑

马少侨 曾惠平
谢道溪 刘会师

《双清诗词》丛书之一

(一)

烧 残 集

曾志素遗著

邵阳诗社编

(湖南邵阳市城北路35号)

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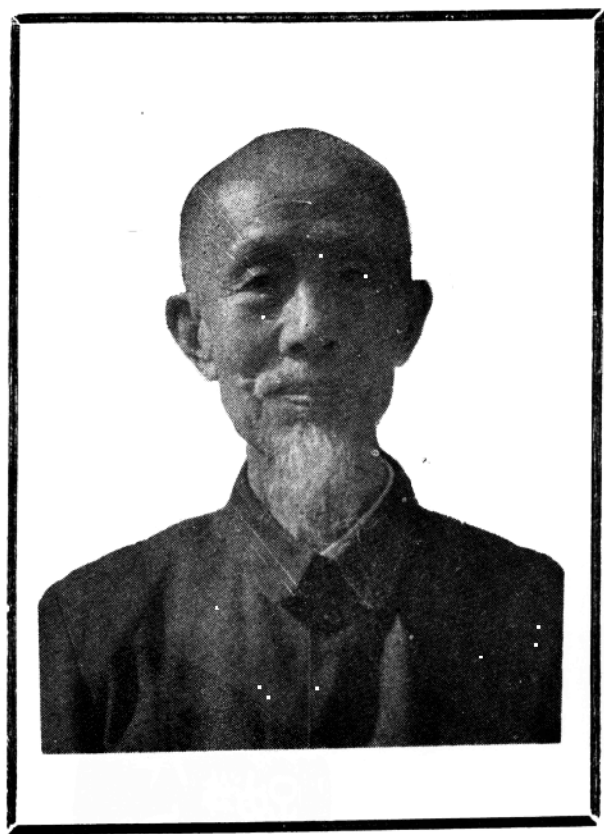
湖南邵阳内部报刊登记证第16号

※

1988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5000印张4

印数1—1000 工本费4.00元



曾志素遺像

一夜霜風萬木彫
秋聲蕭瑟
暮寒漸依稀
十載吳中事
伴雨騎斯過小橋

雨中偶懷吳門舊跡
丁亥重陽後四夕半僧



葉落西風事可哀
天公為我
巧安排滿
更送梧桐雨
詩白偷
漫枕上來

枕上聽雨我心凄然
丁亥九秋日半僧
心果

青蠟坐破書生老
細雨臨池又
一天已分杜門
甘落莫偏教自世
久沈縣詩歌燼化三千青心血
嘔殘七十年
卻嘆黃花猶自得
寄人籬下鬪嬋娟

戊申十月詩成
戊申十月書

壬午

赤誠翻見面
此意與誰論
深作沈沈帛
共餘有素情
賓親跡久病
枕單倦任吟
獨立闌干曲
臨風听雨聲

甲辰詠懷正丁巳端午也

刺爲

愛寒香清涼骨未好
畫採花辛巳除夕

為頤
之頤
通裁
帝傷
指印
心血

壬午
初七
夜

11





曾志素诗词选序

姜逸樵

一九二二年我进循程小学三年级至一九二五年毕业。这四年恰值曾志素先生在那里执教，他风度翩翩，和蔼可亲。听说他对诗、字、画均有所长。那时我年幼无知，对他的所长，难窥堂奥，莫测高深。接着我毕业循小的年头，中国的政治局势大进展，志素先生成了地方一个杰出的革命领袖，不久「马日事变」，他被通缉，逃亡到湘南桂北一带，挑卖灯心草，偶或卖字售画，以维持生计，但终于被捕下狱。在逃亡及系狱期间，他作了多首纪事感怀诗，我年令渐大，也感受到时代潮流的冲激，对他的那些诗，已能领会，他曾对我念过郁达夫的诗句「人到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正是他自己诗里对那个时期的生活所吐诉的情调，在那苦难的日子里，友人致书慰候，他答复得很沉痛：「五百男儿今已死，何须作赋吊田横」！

一九三六年我到上海，志素先生恰在那里的肇和中学教书，他留我住了数星期。七七抗战运动不久，日本军队进攻上海，危城不可终日。那时

我在湖南省立衡山师范学校任职，建议校长汪德亮先生延聘他来校共事，不数月我即离枋参加县政工作。但在沪数星期及在衡数月，我们朝夕相处，了解益深，他所写的诗词，就便阅读了不少，同鸣共感之处甚多。可惜今日已完全忘却。一九四二年我辞卸县篆，准备往重庆的乡村建设学院任教时，他精心的画了一幅山水送我，不料以后也在搬迁中遗失了。所以，在我身边，他的诗字画，一无所有，这是多么大的一件憾事！九年前当国内外的消息容易沟通时，听说他已去世，我即托人搜集他的作品，希望能汇编成集，出版作纪念，得到的回音是「荡然无存」。后来在邵阳市文史资料第五辑中，读到马少侨先生的「我所认识的曾志素老师」一文，其中列举了他的诗词数首。接着又获知他的二公子惠平夫妇，正搜集其先父遗作，与其家人及地方贤达，筹议付梓，以作纪念并广流传，又承寄复印志素先生晚年亲书之五七言律诗各二首，以资参证，我喜之不胜，亟表赞助之意。

志素先生的诗、字、画，皆别具风格，他有家学渊源，但不算很深厚；

他喜爱苏东坡，郑板桥，八大山人。在肇和中学教书时，受了当时也在上海教书的夏承焘，丰子恺，徐悲鸿诸君的一些影响，但他不刻意模仿任何派别，他也没有受过任何专门训练。他只是随兴之所之，偶然吟几句，写几行，画几笔而已。所以他的艺术造诣，与其说得力于后天的工夫，不如说受惠于先天的灵性。他的作品可爱处，也正在此。他原名『志苏』，朋友唤他『老苏』，苏字与酸字声音相近，他有时就以『老酸』为他的作品署名。

一九四九年我来美之后，即与志素先生失去联系，对他晚年的生活，知道的很少。『年来觅得安心法，写字哦诗更钓鱼』，是他自己的写照。由于『晨临汉隶书三纸』，他晚年的笔力显然更劲健了。我未看过他晚年的画，也未见他自己或别人提到他作画的事。他晚年仍不断吟哦，但他一生所吟的诗词，命运最惨，在文化大革命的早期，家人恐招灾惹祸，将他多年所整理的稿件，付之一炬。后来他述说此事：『诗歌烬化三千首，心血呕残七十年』！痛心之极，这就是『荡然无存』的注脚。现在所能搜集的

已是火烬之余的散章残篇。这些散章残篇，历经浩劫而不灭，弥足珍贵。今得刊布传世，不仅是艺术家个人的幸事，亦为一代艺术的幸事。

谨序以申贺忱

一九八七年五月于北美之南湾

曾翁志素传

马少侨

曾翁志素，原名忠，字三依，号半僧，后改号半竺，购邵水东岸一小楼房之上层居之，因自署半楼。一八九六年出生于邵阳县酃家坪长杉塘村，一九一七年毕业于宝庆中学堂，一九二〇年任教于协济小学，开始「一生活计砚为田」之教学生涯。一九六二年在邵阳市一中退休。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九日逝世，享年八十有一。其道德文章，为士林所景仰，桃李成材者遍海内外。

翁天资颖悟，气宇轩昂，腹贮珠玑，胸怀锦绣。一九二六年与石易安、蒋昨非等创景文中学，以革命思想教育青年。时北伐进军，翁以满腔热忱参与革命，于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后变服易姓名避

窜于湘桂之间，以鬻字卖画为生计。后被诱捕入狱，虽酷刑而不变节，出狱后以『五百男儿今已死，何须作赋吊田横』答亲友。盖以同志惨死，我独生还，壮志未酬，死生有憾耳！

翁自是离乡背井，流亡于湘鄂京沪。一九三五年登北固楼，有感于外海之频仍，赋诗言志，有『而今不锁长江水，一任胡儿自在游』之句，为时人所称诵。是年任上海肇和中学教务主任。与夏丏尊等名人游，诗酒文章，被誉为湖南才子。并与同乡人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合作，撰写抗日歌词。淞沪战起，又亲冒炮火上前线宣传慰问。上海沦陷，绕道香港回湘，先后任教于衡山师范、偕进中学、省立六中。敌陷邵阳，携妻孥避乱武功山门，任教雪峰中学。湘西会战，翁率学生及家人辗转于雪峰山中，国土之痛，民族之仇，时发而为诗歌，其凛然正气，直可动天地而泣鬼神也。

抗战胜利后，翁返邵阳，任教于循程中学。外战方休，内战又起。国民党政府一面向解放区疯狂进军，一面召开行宪国大以蒙蔽人民耳目，翁以『未必钟山长虎踞，春灯燕子看南朝』讥之。我百万雄师横渡长江，

翁积极投身于迎解工作，并鼓励子女参加革命斗争。邵阳解放，翁与革命群众步行至沙子坡欢迎解放大军入城。幸酬少年未竟之志。因有长歌『猗欤共产党，伟哉毛主席』之作。

建国后翁以进步知识分子之代表人物被选为邵阳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常委，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盟市委宣传部长。并先后在邵阳市二中、市教师进修学校、市一中任语文教师。教书育人，尽其职责。言传身教，卓然名家。翁固有严子陵之高风，课余以垂纶自乐。退休后不分晴雨，常见其一竿一笠，尽兴而归，得『不钓鱼儿且钓诗』之雅趣。

翁之为人其志壮，其气清，其品洁，其行廉，其骨坚，故发而为诗，得风雅之旨；为画，有丘壑之趣；为书，见骨格之奇。从小我中见大我，从淡泊中见深远，从古拙中见秀丽，从陈法中见己法。诗情笔趣，固一代之方家也。其诗毁于十年内乱，烬余约什之一存之，曰『烧残集』。门弟子姜逸樵博士刊以传世。人有读其『诗歌烬化三千首，心血呕残七十年』

之句者，莫不惻翁之心而重翁之志焉。

翁有丈夫子三：伯一，邵阳市副市长；仲惠平，昆明军区总医院副政委；季德平，邵阳卫校讲师。女二：一适容众，民盟湖南省委委员，邵阳市委副主委；一适刘明杰，邵阳市微波机厂厂长。孙曾郁起，不堕家风。翁逝世之十年，乡后学马少侨既校其诗，并传其事云。